

热眼观世

我的家乡在运河畔

□王善鹏

闲暇时候，我常伫立运河畔，看流水汤汤，货船隆隆。我终于了然，涛沟河与大运河本是同源一脉，从未分离。它们流淌在我的家乡，也流淌在我的生命深处，系着挂牵，载着乡愁，向着岁月深处，奔流不息。

我的家乡，是鲁南平原上被千年酒香浸润的兰陵镇。它西接峯城，南临台儿庄，三地互为犄角，彼此守望。兰陵与两个近邻虽在历史上几经分合，但民风相近，民俗相通，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地理渊源。小时候，大人们挂在嘴边的，总少不了峯城与台儿庄，更少不了那条缠绕两地、滋养一方的台儿庄运河。那些有关运河的传说与掌故，在寻常闲谈间悄然入心，化作我长大后难以忘却的记忆。

与北边的抱犊崮山区不同，我所在的桥头村，始终萦绕着水的灵秀；西泇河、运女河从村东缓缓流过，涛沟河又在村西迤邐而去。三条河如三道澄练，环抱着兰陵，也缠绕着我长大的桥头村。它们一路向南，蜿蜒奔流，最终都流向望不见的远方。

小时候，我好奇这流不完的河水从哪里来，又流向哪里去。直到有一天，我从大人們的闲聊中得知，这些水是天上的雨水、地下的泉水，最终都流入很远很远的大运河。这些话我当时并未完全听得懂，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远方的憧憬，也让大运河在我心中，成了一个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那时，我常常坐在涛沟河岸边，望着流淌的河水发呆，想象着大运河的样子。我的脑海里是一幅模糊的画面：河水滔滔，船来船往，码头上的船工忙个不停。年幼拘困了我的想象，再没有具体的画面，余下的全是未曾着墨的空白。这份懵懂的念想，如一只毛虫钻进肚子蠕动、挠心，酿成按捺不住的向往。

直到一个夏天，我终于有机会走近了它。那是小学暑假的一次勤工俭学，我和两

个同学在涛沟河堤上捋槐树叶。那时每到暑假，学校都会布置捋槐树叶的任务，既能集体尽一份力，也能换些零花钱贴补自己。我们沿着河堤一路向南，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有同学提议，干脆去大运河看个究竟吧！三人一拍即合，便欢欢喜喜撒腿跑去。那是我人生头一回独自远行，心里没有半点胆怯，更不担心会走迷路，只知道一个理儿，顺着涛沟河一直往南走，总能见到那条又宽又长的大运河。

终于，我们的视野豁然开朗，在台儿庄区邓庄镇赵村，我亲眼看见涛沟河汇入了一条更宽的河流。“是大运河！”同伴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我们三个急忙登上高高的河堤，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眼前，自西向东，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冲上河堤之后，我们竟都僵在了原地，张着嘴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河面，连呼吸都屏住了一样。刺眼的阳光洒在水面上，碎作万点金箔，随着波浪轻轻闪动。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缓过神来，下意识地用手卷成喇叭，对着河面大呼小叫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便是我心心念念的台儿庄运河，它古称泇河，也是京杭大运河中唯一一段东西走向的航道。

彼时，我只沉醉于运河的壮阔，却不知这条滋养鲁南的水脉，背后藏着一段筚路蓝缕的开凿史。泇河的开凿，起因于黄河水患对漕运的困扰。明代时，鲁运河部分河段需借道黄河而行，可黄河频发决口，导致漕运屡屡中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为破解这一困局，被后人尊为“泇河三公”的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人，接力督修新河，历时十二载，最终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全线贯通，成

为连接南北漕运的生命水脉。

运河碧波荡漾，水光接天。一队队驳船首尾相连，鸣着浑厚的汽笛缓缓驶过，犁开层层浪花。堤岸垂柳轻扬，水鸟掠水而过，码头船工往来穿梭，水声、号子与南腔北调交织，绘成一幅活的水乡图景。那一刻，内心充满震撼与惊叹，我朝思暮想的大运河，就这样真切地涌现在眼前，比想象中真实动人，也更宽广雄浑。《峯县志》载：“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帛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多万有奇，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又载：“峯境运道百里而遥，漕艘牵挽，永庆安澜。”一方方志，早已道尽台儿庄运河于家国、于鲁南的千钧分量。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具有2500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到隋炀帝打通南北水道，再到元朝截湾取直。大运河淌过了朝代更迭，也载尽了人间悲欢。唐人皮日休感言：“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纵使世事纷纭，亦难掩盖其泽被后世的历史功绩。

真正读懂大运河是在多年以后，我随枣庄作家采风团沿鲁运河一路寻访，从临清鳌头矶，到南旺节制闸，再从南四湖浩渺烟波中，行至微山岛渔村，经湖口韩庄折转向东，最终抵达采风的终点台儿庄古城。一路上，或乘舟泛于运河碧波，或驱车行于河堤之侧，走走停停，探访了明清八大钞关之一的“临清钞关”旧址，领略了运河四大名塔之一的舍利宝塔，参观了堪称奇迹的南旺节制闸旧址。沿着运河一路寻访，我才渐渐懂得，大运河的意义不在滔滔流水，而在于古人治水的智慧与苦

心，更在于大运河承载的历史使命。

自明万历年间泇河贯通，台儿庄便成为大运河举足轻重的水运码头。舟楫往来，商贾云集，渐渐铸就了“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华景象，更被乾隆帝御赐“天下第一庄”而声名远播。帆影起落间，打篷升帆的号子震天响：“喂，来嗨！抓紧大绳使使劲啊，哟嗨！一折一折往上升啊，哟嗨！满篷过角送船行啊，哟嗨！”铿锵的领唱与应和，伴着涛声，在古码头久久回荡。

令人痛惜的是，这座古城在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化为废墟，运河的千年沧桑，多了一道悲壮、沉郁的斑痕。

为留住运河记忆，延续千年漕运文明，2008年，台儿庄古城在废墟之上启动重建，昔日漕运盛景重现生机。古月河沿岸，水街水巷纵横，码头渡口依河而筑。城内建筑荟萃南北风韵，晋派恢宏、徽派精巧、鲁风质朴，前店后码头、前街后河的格局，与老街古巷相映成趣，成就了独具风韵的江北水乡。

台儿庄古城中，最能承载运河文化的，当属山西会馆，当地亦称关帝庙。它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坐落于顺河街，以晋派建筑为骨架，巧妙融入运河元素，尽显南北文化的和而不同。当年，晋商集于此经营票号、典当与南北运输，建会馆以祭祀关帝、联络乡谊。商人们煮茶叙旧、推杯换盏，既有晋地面食、陈醋的风味，也有黄牛肉面、吊炉火烧、辣子鸡、菜煎饼等本地小吃落地生根，一河活水载来舟楫繁华，也融聚了四方美味。会馆戏台上，曲韵流转，锣鼓声声，与市井喧嚣交织在一起，绘就运河码头一幅活的画卷。

1938年台儿庄大战期间，山西会馆曾

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前线指挥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池将军在此集结敢死队，将士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用忠义与热血写下一曲悲壮之歌。

每次陪朋友逛古城，都不由自主地踏进山西会馆。站在会馆门前，我仿佛看见当年晋商公平交易、信义相济的场景，更仿佛听见抗战将士视死如归的呐喊。这座山西会馆，不只联通了四方商路，更凝聚起民族情怀与家国担当，于鲁南这片厚土上，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

运河水滋养万物、泽被乡土，以一河清波，孕育绵长的文脉。从贾三近借运河漕运写下《金瓶梅》，到王思衍于运河畔挥毫立派，获誉“铁笔”，再到贺敬之深植时代苦难，写出血泪之作《白毛女》，更有王学仲、王鼎钧等文坛名家，沐运河灵气，谱写出时代华章。

如今，每次回到家乡兰陵，我最想去看的是村西那条窄窄的涛沟河。说它窄，是因为我曾经顺着它，见到了宽阔的大运河。后来又循着运河的足迹，见到了淮河、长江、海河与黄河……涛沟河依旧静静地流淌，沉默无言。大运河则愈显宽广，清波浩荡。而我心中最难忘的，依然是那个夏天，阳光映得河面雪亮，三个少年站在河堤上，向着大运河放声呼喊，第一次望见了故乡之外的远方。

闲暇时候，我常伫立运河畔，看流水汤汤，货船隆隆。我终于了然，涛沟河与大运河本是同源一脉，从未分离。它们流淌在我的家乡，也流淌在我的生命深处，系着挂牵，载着乡愁，向着岁月深处，奔流不息。

生活况味

开到茶蘼花事了

□孙南都

时至谷雨，二十四番花信风按五日一番风候还有三候：牡丹、茶蘼、楝花。宋人王淇有诗“开到茶蘼花事了”，一个“了”字，为花花相连的大好春天划上句号。

茶蘼亦作酴醾，此花在古代一度极为风光，备受追捧。五代张翊《花经》按周礼九品九命爵位等级为71种花卉排名次，茶蘼位居“一品九命”，与兰、牡丹、蜡梅、紫风流（瑞香）同为第一档，名列蜡梅后、瑞香前，是最高级别的五朵金花之一。《花经》如此排序是否合理？宋人陶穀《清异录》说“时服其允当”。明代张谦德《瓶花谱》按九品九命为插花排座次，酴醾在二品八命，名列蕙后、西府海棠前，居68花第11位，属于优等类别。

在宋代，茶蘼花最是走红，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文学大家，对其皆以青眼视之。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说酴醾：“一名独步春，一名百宜杖枝，一名琼缕带，一名雪缙络，一名沉香蜜友。”这些名称在《清异录》中皆有出处，其中《百宜杖枝》说“酴醾木香，事事称宜，故卖插枝者云百宜杖枝”。茶蘼不仅花美气香宜人，而且“事事称宜”，这或许是宋人特别推崇茶蘼的原因之一吧。

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名居首位的梅花担当迎春之任，她美丽又大方，世人无不赞同。当春天就要把这四季循环的生不生息火炬传递给初夏之时，送春之花又岂能敷衍了事？此时恰有蓬勃连绵、翘首远望的茶蘼散发着清新芳香跃而至，众人于此喜笑颜开：殿春风之事非她莫属！故而，“开到茶蘼花事了”名句应时咏出。到了清代，此句被曹雪芹先生写入《红楼梦》，又因怡红公子对它一皱“愁眉”，更是加深了读者的记忆。

苏东坡诗云：“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这么美丽高雅的“一品”名花，竟然与花无争，安于寂寞，教人如何不爱她呢！现今，还有没有茶蘼？看《辞海》（第七版2022）酴醾释义有二：一是“亦作‘茶蘼’，亦称‘佛见笑’。植物名。茎绿色，有楞，生刺。初夏开花，白色。栽培供观赏”；二是“酒名”。还真有她！再看《群芳谱》酴醾，“藤身缠生，青茎多刺，一颗三叶，如‘品’字形……”好了，记住花“白色”“一颗三叶”即可，多了也记不住。近几年春夏之交，我无论是走市区街巷，还是到农村山乡，凡遇到藤类白花就驻足细看，只是都没有看到我所要寻找的茶蘼。

近日，为写这篇小文，我欲寻茶蘼之事又上心头。这次想到，巧遇的机会毕竟太少，要取“真经”不用上正规时间哪成？为此，每天拿出半日闲，或蹬车、或骑电车专门寻访茶蘼。眼下正是月季、玫瑰、蔷薇、十里香花大开之时，两天过去了，藤类白花看了许多，五叶、七叶、九叶皆有，就是不见三叶白花；请教两位花友，也无所得。正当我以为本地无此物之时，第三天在市区一家几十年的院落篱墙看到了藤类三叶白花：是她吗？我立即拿出手机连连拍照，接着用手机识物辨认：原来是“木香花”。《百宜杖枝》说：“酴醾木香，事事称宜”，这也是木香花？较之常见的五叶、花繁、香烈的“十里香”木香花，她花大、貌美、香气宜人，明代王世懋《学圃杂疏》曾疑白木香就是茶蘼。此花是否还有别名？回家请教《辞海》，得知木香花就是木香花。

我并没有为此泄气，能寻到“事事称宜”的大白木香花，说不定哪天就能寻到茶蘼。王淇先生说“开到茶蘼花事了”，只怕我寻茶蘼的花事，在这个立夏节前未必能“了”。

他是木匠

□沈尚领

木匠雕刻木匠  
一把斧头  
养大一群人  
也把自己  
雕成金色的木头

木匠懂得木头  
鉴于坯子与成品的关系  
他俯下身子  
虚着左眼  
提炼立意  
右眼瞄准木头两端  
搭上墨线  
用手一弹  
就确定了工作路线  
左眼总是那么职业地虚着  
成了稗子  
只让右眼正大光明

木匠喜欢木头  
如春风喜欢它的草原  
雨，细细地飘落  
木屑，飞溅在脸上  
斧锯刨铄一经在手  
就即兴有了词曲  
嗯嗯……吨吨……  
轻轻地吟唱  
音色清激深厚  
吨吨之间  
涌动低调的高潮

木头喜欢木匠  
愿意成为他的木头  
听着他的吟唱  
刨花轻盈地舒卷  
锯末流淌着木香  
木头又长出了年轮  
成为送给全人类的嫁妆

木匠专注木头  
一只眼睛、一副嗓子  
一架筋骨、几十个春秋  
都是匍匐木头  
北风递来刀子  
十个指头绑上胶布  
枯了的树根抓不住土壤  
木匠心里，晃动一堆木头

太阳起起落落  
天上空空荡荡  
一片云彩长成森林  
排列成生命书写的诗行



飞瀑流泉 王泽民 摄

往事悠悠

潮湿的纪念

□李风华

大姐去世三年了。想起来依然是不尽的思念、悲伤和懊悔，只祈望她已脱离俗世的所有不幸和不幸，尽享天堂的极乐。

清明那天，灰蓝的天空就跟大姐离开那天一样，飘浮平空的几块薄云，宛若悲伤的愁容，静寂无声。我们兄弟姊妹和外甥一起再次到墓园祭奠逝去的大姐，我们奉上鲜花和祭品，外甥燃起纸烛，青烟瞬间弥漫缭绕开来，物是人非的伤感禁不住涌上心头，二姐和妹妹又失声痛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怅惘间，大姐仿佛在深情地注视着我们，轻轻地擦拭着眼角上的泪。

父母之外，大姐是给予我影响最深刻的人。我与大姐相差八九岁，是姐姐一手带大的，姐姐读书，也带我去学堂，上课时候我蹲在课桌下。其间发生了什么我毫无印象，姐姐放学把我背回家，还要忙着洗衣、做饭等家务，老家巷口的大姐永远是匆匆的身影……这些都是我懂事后才慢慢知道的，年少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暗自期许：一定要好好回报姐姐的这番亲情。

十六七岁的大姐，尚显稚嫩，还未完全成年，便与父母一同承担起我们一家人生活的重任。那时的大姐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对艰苦的生活，有着宿命般的盲从，以及一贯的小心、谦卑和劳作。她是家里隐形的脊梁，过早开始反哺贫瘠的家庭，呵护年幼的弟妹，学会了将委屈碾碎混着泪水吞进肚里。贫寒拮据的日子几乎

伴随了大姐一生，她却始终有着苦难中开出花来的韧性，只求生活平淡安稳。纵然阴阳两隔，想起这些往事依然令人黯然神伤。

一辆闯黄灯的电动车在十字路口撞倒并碾压了大姐，也留给我永远的懊悔。我们赶到医院时，她静静地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上连点伤痕都没有，仿佛累极睡着了一般。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像慢慢流失的血液。我多么希望姐姐能给我们一个回应，然而没有。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我没哭，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只觉得整个世界都静了。输液瓶滴答滴答的声音，如一块块巨石般砸在我心头，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

生死其实是人生常态。每天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事物在离开而去，世界依然在照常运转。很多人的离去或消失，未必都值得你伤感。这世上反复讲述的，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真正触动内心的，只是在意的你，或在意的你——这才是人世间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大姐走的那天，我第一次觉得生命脆弱得像块玻璃，轻轻一敲就碎了。只是这破碎的玻璃会猛地插进心中，悲痛像水一样渗进你的体内，一次次冲入眼眶，弥漫到全身。

大姐的逝去，一次次引起我对生命的拷问：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普通人的生死冷暖谁来关注？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坚守善意的生命，那些在无奈酸楚中怀揣微光与希望的人，那些在风雨与星夜里都要与生活撕扯的

众生，特别是在拼搏与不甘中生命戛然而止的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个徒劳却又反复挣扎的问题，不断刺伤着我的内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辆小小的电车会夺去生命；我不明白，为什么被撞倒的是大姐；我不明白，生命为什么在这里不堪一击；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命不允许等待。我甚至讨厌那个吊瓶——如果不能挽救姐姐的生命，为何还要徒劳地扎上那一针呢？

人的生死，说起来不过是熵增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如果说人生仅是一场阅历，那人们经受痛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人对生命的期许，原本就是渺小有限生命里主观的执念。被动和循环，才是人生的底色。在自然界中，我们背负着各自的使命，承受着各自的羁绊，若尘埃如滴水，风起上九天，水涌在浪头；风后复归己，水卷入深渊。看似不由己，其实大多都是按部就班，活在算法和规则里，被社会时钟推着走。或许努力本身就是被这个系统剥削的过程，当教训看得清晰时，代价已经变得无法挽回。

又或者有人看透了这一切，却鲜有人拥有改变的能力，把自己从这个世俗的系统剥离出来。所以，人经历得越多，世界就越变得支离破碎。不妨看看世间，有几个活成了自己曾经想要的样子？又有多少人慢慢接受了并不想要的生活。

风拂过墓园的松树，沙沙的声响犹如潮汐，再次漫过我的心头……